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歡堂集卷三十八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包涵

古歡堂集卷三十八

戸部侍郎田雯撰

黔書

剏建

貴州之得名始於元前此則梁州鬼方靡莫黔中牂牁羅甸羅施鸛縻州也至元十六年諸蠻降置八番羅甸等處軍民宣慰使及都元帥府於貴州是以有貴州之名也厥後相沿而勿改明洪武中設貴州思州思南三

宣慰而別設都指揮使司於貴州領貴州衛貴州前衛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都勻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赤水畢節永寧烏撒十八衛安南安籠平夷樂民摩泥普市白撒阿落密黃平九千户所永樂十一年廢思南思州宣慰司始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瓚為布政使領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十八年始設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正統四年始命右副都御史丁璿巡撫貴州成化三年始

以程信為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十年設程番府於程番長官司弘治六年設都勻府隆慶二年改程番府為貴陽府移治省城萬歷二十年以安順州為安順軍民府二十八年滅播以播地設平越府崇禎三年以水西地設開州一州敷勇鎮西二衛於裹脩文赫聲濯靈定南威武息烽柔遠八所我

朝順治十八年平馬乃營設普安縣康熙三年平水西設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四府

論曰貴州古荒服地也東臨荆楚西接蜀粤南倚滇雲亦西南之奥區也雖華陽黒水列在方州而毒谿瘴嶺敲日尋雲一綫羊腸梟空切漢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加以衣羽穴居鳥言椎䰐之倫星羅而碁布剡藥矢響大黄日尋於攻剽格鬬故雖以虞帝之聖殷宗之賢必七旬而後格三年而後克不甚難乎莊蹻之略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節幾屬鑿空即或璧幣来王要亦羈縻勿絶而已至明漸入版章側肩内地分符竹建帥閫𡨚

然稱藩馬然其間賓叛不一荒忽靡常亦百戰而後有之有之誠非易矣柰之何明臣何文淵榮臺山乃欲效公孫弘賈捐之之議也夫無黔則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矣名公為政日闢國百里豈未之前聞乎今者海隅又安南人向化亦知荒落之壤無翠羽蠙珠文犀拱璧可供天府之藏然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縻金錢而不惜者

聖天子敉寧之道如是耳

附録

後蜀杜光庭録異記云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黒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黒穴者凡四姓皡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皆出爭為長於是務相約以劒刺穴能著者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劒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

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

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尺餘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

改隷

貴州古梁州南境戰國隷於楚既隷於秦漢分隷牂牱犍為武陵三郡荆益二州唐隷黔中荆南二衘采訪使晉天福五年附於楚宋至道三年分隷荆湖劍南東西

路元豐改隷湖北䕫州二路元分隷湖廣四川雲南廣西四行省明洪武初分隷雲南湖廣四川三布政司後設都司於貴州領十八衛九所永樂十一年改貴州宣慰司隷貴州布政司宣德中省烏羅新化二府入黎平銅仁府萬歴二十八年改湖廣平溪清浪偏橋鎮逺四衛隷貴州黎平府隷湖廣三十一年復以四衛隷湖廣黎平府仍隷貴州我

朝康熙十一年改龍里平越都匀普定四衛為縣省安

莊衛入鎮寧州清平衛入清平縣黃平所入黃平州新城所入普安縣二十二年改黔西平遠二府為州省新興所入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仍改偏橋鎮遠二衛隸貴州即省鎮遠衛入鎮遠縣二十六年裁都司改貴州衛貴州前衛為貴筑縣設縣治於省城改鎮西威清二衛為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地省赫聲威武二所附之改平壩衛為安平縣省柔遠所附之改安南衛為安南縣敷勇衛為脩文縣省脩文濯靈於襄息烽四所附之

改永寧衛為永寧縣省普市所附之改畢節赤水二衛為畢節縣設縣治於畢節地省興隆衛入黃平州新添衛入貴定縣各移州縣治於衛地又省烏撒衛入威寧府普安衛入普安州偏橋衛入施秉縣定南所入普定縣安籠所入南籠廳改大定府為州

論曰地之分合因乎時制之便否酌其宜犬牙之說柱益未可膠也黔之幅員亦甚褊矣在昔截楚移播而後成有如水田之衣雖則成衣然捉襟則肘露而短方至

斛也稽户口考租庸不足從邾莒之後而又錯之蠻髦之鄉加之兵燹青災之餘民不餘什一馬賦不敵東南小郡焉説者謂宜割楚之辰沅蜀之遵義粤之泗城以益之然而職方既定有所不必紛更也若夫改衛為縣軍則久已為民裁屯弁而歸之有司事權遂一積弊可清

國家之立制誠至當矣

設科附請建學疏

貴州設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始令貴州生儒就

試湖廣宣德元年詔雲貴合試至嘉靖十四年乃從廵

按王杏給事中田秋之請開科於貴州宣德二年定會

試南北中卷數以雲貴入中卷我

朝因之如舊

論曰科目設自隋唐而貴州不與時無劉蛻天荒未易

破也逮洪宣之季而合試始詔迄王田之請而鄉闈以

分因額數之定而中卷以入何其遲之又久哉然方其

未分也解額不過二十一人其獲登進士榜者科或二人或三四人未嘗無一第也及其既分解額二十五人漸增至四十人南宫之薦踵相接焉葢自王文成鄒爾瞻講學明道人知向學故黔之士能望的而趨握瑾以售正不乏人也我

國家定黔以來興賢造士設科者七闢門之典賑昔加盛矣夫輪囷離奇可為萬乘之器朕腆脯腊尚供滋膳之需既列賢書豈艱上第此雖鼓舞人才者之責也然

而黔之士曷亦勉乎哉

附請建學疏臣題為

聖德普洽寰區敬請脩舉學制以隆文教事竊惟全黔邊儌遐陬民苗雜居向者禮讓未興剽捍成習我

皇上道隆德盛典學崇儒文明光被而芹藻之子均沾教化秀頑之民咸沐恩澤固已彬彬乎稱盛矣臣忝任撫黔以敦崇學校為先葢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禮明樂備者猶將踵事增華簡略因循者

曷可不乘時興舉按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尚俱未設學校據該屬士子紛紛呈稟荒寒之士勵志芸牕登進無自 臣 偕司道諸臣籌議建學育才誠不可緩凡一切庀材考工何敢仰需公帑至於額進童生查貴筑為省會附郭之縣謹擬照大學考取十五名餘則概照小學考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制而行董率職官貴筑應請部選訓導一員餘俱蹔以附近教職

兼攝俟人文寖廣另議專官又按新添鎮西興隆烏撒赤水五學近因裁衛歸併貴定清鎮黃平威寧畢節五學矣夫合兩地之人才限一庠之定額為數較隘生童進取未免滯淹以故連名訴陳迄無止息臣思五衛舊學　先師之所式憑諸生之所景附何可輕言汰併自應照舊即以貴定等五學教官董率之此確有直隸延慶懷来之近例可援凡此者或留舊學於既裁或議新學於初創臣非敢過瀆

宸聰實以黔省窮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後可以正人心
變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合應仰顲
聖化之隆仁義漸摩馴致士風之厚彼蠢爾有苗當無
俟七旬而咸格矣再照平溪清浪二衛學歷係黔屬
思州府提調應試貴陽不過五百餘里前因用兵之
際將驛站改隸楚南而學校隨之諸生應試東下武
昌迢遞川途不下二千五六百里資斧既艱而鼓枻
洞庭駭浪驚濤士心恒多畏阻臣赴任時身過其地

同聲呼籲云兩科以来從無一士能赴武昌應試者
情殊可憫應請復還黔屬就近提調之舊制以示作
養緣繞係學制事情用敢瑣屑類列陳請是否
有當謹繕摺具
題請
旨
定黔
明末流寇勢熾張獻忠據蜀僭號以延安人孫可望為

軍師已而疑之乃改為平東將軍又以李定國為安西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陰制之獻忠戮蜀人幾盡次及其兵漸及於將可望等懼值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矢死可望率衆奔黔丁亥正月可望破遵義入貴陽出兵四路搜捕箐洞平威龍新之間千里蕭然無雞犬聲二月攻定番州城屠之三月我朝大師西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貴陽城去至鎮寧叅議武右文率衆拒守城破被屠並屠安南普安等

城遂入滇總兵羅聯芳與前撫范鑛復貴陽城四月苗賊藍二糾衆反陷湄潭黄平復圍平越總兵張才擊走之戊子七月偽忠國公王祥與皮熊構釁即羅聯芳相攻圍貴陽城八月武邦賢率兵敗之圍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王祥次烏江為祥所敗己丑正月偽總兵張克誠由楚至偏橋皮熊遣楊光謙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為詞遣其前鋒白文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攻青崖白納燕樓等箐洞破之旋撤去庚寅四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

定國至自滇與皮熊范鑛等盟而去八月可望至貴陽辛卯三月可望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謁永歷請封為秦王設行營各官及府州縣衛所官遣營官臨田徵租以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走死收其部數萬衆盡令歸田壬辰四月迎永歷於桂林置之安籠所凡永歷及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望開銷僅可以活六月攻永寧侯天柱降十二月攻嘉定武大定袁韜降甲午六月取重慶及涪州夔州乙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

為馮雙禮所構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籠奪永歷還滇丁酉八月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戰於交水白文選馬進忠内變大敗還十月劉文秀率兵追可望至貴陽可望出走詣長沙降

論曰張獻忠之起於秦一雈苻草竊耳寇晉豫入楚蜀轉掠江右犯粵西二十餘年遂致燎原莫撲黔陽之地飽其餘毒矣然孫恩死而盧循尚存祿山亡而思明復熾兇鋒虐焰所向無前民靡孑遺尚可問乎窺其意雖

盆子私奉聊假漢宗而北漢乞憐僅餘殘喘益不過挾之以自為計耳卒之腹心内潰敵國盡在舟中蠻觸互爭虎兕逸於柙外纍卵之局其何能久哉幸也

天威之討將臨知幾之哲尚蚤降旗一片早出石頭夔峡三軍遂平蕭銑由於

聖世之廓清遂貽黔民之樂利也迨後癸丑之冬又一騷動旋經底定而木瓜金筑之間歌昇平矣

苗蠻種類部落

古稱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則鄖郢以上皆苗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則三楚之間皆蠻也黔僻處西南窮山深箐所在無非苗蠻其種類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爰稽其概莫大於盧鹿莫悍於狆家莫惡於生苗何謂盧鹿水西之羅鬼是也族衆而地廣故力亦强所轄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扯九縱百二十夜所皆黑種為之而白者則其部落也何謂狆家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一曰補籠一曰卞尤一曰

青狆貴陽定番廣順皆青狆而安順鎮寧頂營則補籠卡尤也何謂生苗定番之谷藺興隆清平偏橋之九股都勻之紫姜夭壩九姓九名鎮遠之黑苗銅仁之紅苗黎平之陽洞羅漢苗峒人是也此三者苗之最為患者也若新貴之宋人威清平遠之蔡家則楚之所遷也定番之八番土人龍泉之楊保則或遷或土著之舊民也其他若新貴之東苗西苗廣順之花苗牯羊苗龍里之白苗貴定思南之短裙苗永寧慕役之白猓平伐平遠

之犵狫都匀黔西之木老康佐會竹谷西堡之龍家都匀石阡黎平之猓獚新添石阡之蠻人普安僰人皆可以鞭箠使者也其部落有轄於土司者亦有散處於州縣者其轄於土司者貴陽所屬新貴則有中曹養龍白納虎墜喇平定番則有程番上馬小程盧番洪番方番韋番卧龍小龍金石羅番大龍盧山木瓜麻嚮大華廣順則有金筑開州則有乖西貴定則有平伐大平伐小平伐把平龍

里則有龍里水里大谷龍小谷龍羊場脩文則有底寨等司安順所屬普安則西堡寧谷鎮寧則有康佐十二營永寧則有頂營慕役沙營普安則有土官營等司此上游之土司也而水西安氏不與焉以言乎下游平越府所屬平越縣則有楊義甕安則有草堂甕水黄平則有巖門重安朗城餘慶則有土縣丞主簿新添則有新添丹行丹平等司都匀府屬都匀縣則有都匀邦水平浪平州天

壩獨山則有獨山豐寧爛土麻哈則有樂平平定麻哈等司鎮遠府屬則有土同知土通判土推官鎮遠縣則有土百户邛水偏橋等司至於銅仁縣之省溪提溪烏羅平頭則屬於銅仁府者也安化之辦事蠻夷沿河朗溪土百户縣丞主簿畢韓偏刀水木巡檢印江之土縣丞婺川之土百户皆屬思南府者也石阡苗民其自屬者也龍泉之土縣丞主簿則自屬而總屬於府者也黎平之潭溪八舟龍

里中林古州新化歐陽亮寨湖耳洪州赤溪西山則屬於府者也思州之都坪黄道都素施溪等司亦屬於府若此者世其土即世其民蟬聯而蔓衍爭奪而戰攻苗蠻之患率釀於土司自昔然也

苗俗

十年幼學曽披山海之經弱歲登朝親與享王之會以云覿記未若今兹離城十里之區便是三苗之種既無姓氏之譜系孰察其詳稍有父老之流傳嘗聞其略試

言大者莫過羅施卽問從來亦稱鬼國長身黑面依然
豺虎之倫刷齒縛髻本是斲雕之習布囊籠髮而爲角
在額肩被羊皮鳩杖鏤銀以稱苴更苴蠻長名頂冠竹笠食無
兼味盤盂皆用漆皮病不延醫禳除但從祈禱行軍則
率然相應掉尾斷頭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作字則蝌蚪遺
文稱先則古文字類蝌蚪書千人馳鐵馬張葢可以招魂葬時作憂
比屋質交鬬刻木堪爲約信重巖窓箐自云虎豹在山
勁弩長矛寧畏車騎滿埜烏蠻如此羣獠可知腰圍纏

幅布不假鍼工犵狫喪祭競屠牛祇思砍鱠狆家居喪屠牛饗客而不
自食但食魚茹毛飲血蠕動之物咸嘗白猓飾薏結螺埜植之
竿共繞龍家婦結髻若螺飾髮以薏苡立鬼竿擇對團爐臥寒夕夢魂飛去
不向衾枕搜求苗皆無被但炙火席地宴嘉賓竿酒傳來亦自
觥籌交錯無坐具插竿於酒而飲新鬼大而舊鬼小語任奚婆鬼師
名赤降殃而白降祥卜憑雞骨看雞卦持斧林間翻拾橡
驅牛坂上且高眠醉鼓諸葛之銅醵金賽社諸葛銅鼓蠻人寶之
冷吹媧皇之管連袂踏歌編竹為蘆笙以跳月短裙纔至骭難拖

六幅瀟湘窄褏僅齊腰豈識五銖霧縠然而盤絲繪蠟亦自可人繡花於布或以蠟畫花抹粉塗朱常多憐已臨水自照銀環雙婀妥酷似簾鉤大而且長鬒髮一蒙茸全資馬鬣以馬鬣雜髮為髮而戴之雖采蘭贈芍為古聖之所不删而踰禮蕩閑亦國人之所共賤畢方獨脚時現如鸖之形履髻雙精徒弄吹燈之伎欲寫鬼方之變相難賡鉛槧以搜求聊為襍俎之詞用發掀髯之粲

花苗

花苗在新貴縣廣順州男女拆敗布緝係以織衣無衿竅而納諸首以青藍布裹頭少年縛楮皮於額婚乃去之婦人斂馬鬉尾襍人髮為髲大如斗籠以木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褎以錦故曰花苗其人有名無姓有屬無長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屬為期無文字刻木為信魋結侏離陟岡巒躐荊棘捷如猿猱散處山谷間聚而成村曰寨誅茅搆宇不加斧鑿架木如鳥巢寢處炊爨與

牲畜俱夜無臥具掘地為爐爇柴而反側以炙雖隆
冬穉子率裸而近火所食多以麥稗雜埜蔬間有稻
皆儲以待正供或享賓有終身不穀食者每歲孟春
合男女於野謂之跳月預擇平壤為月場及期男女
皆更服飾粧男編竹為蘆笙吹之而前女振鈴繼於
後以為節並肩舞蹈廻翔婉轉終日不倦暮則挈所
私歸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資以女之妍媸為贏縮
必生子然後歸夫家以季夏為歲首屠牛釀釀以祀

天有喪則宰牛名戚屬遠近奔赴攜酒食以賻之環哭盡哀葬不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其卜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為吉病不服藥惟禱於鬼謂其巫曰鬼師鬼師乘是以愚之或宰牲磔雞或殺牛雖極貧亦必稱貸而為之往往以此破產終不悔悟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熱雞取其脛骨與腦驗之

東苗西苗

東苗西苗在新貴縣之谷池里男髽髻著短衣色尚

淺藍首以織花布條束髮婦著花裳無褻惟遮覆前後俗與花苗同

犵羊苗

克孟犵羊苗在廣順州金筑司懸崖洞穴以居高者百仞不設牀笫

諸苗之中以上四種稱淳樸憚見官有不平惟從其鄉老決之輸租服役比於良民故其貧尤甚

青苗

青苗在鎮寧州服飾皆尚青男子頂竹笠躡草履佩刀婦人以青布一幅製如九華巾著之性強悍好爭鬬同於羅羅然不敢為盜

白苗

白苗在龍里縣亦名東苗西苗服飾皆尚白戇而厲轉徙不恒多為人雇役墾佃往往負租而逃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

谷藺苗

谷藺苗在定番州性兇頑善擊刺出入必持鎗弩蠻黨皆畏之

平伐司苗

小平伐司苗在貴定縣男子披草衣短帬婦人長帬綰髻祭鬼殺犬死則瘗以木槽

九股黑苗

九股黑苗在興隆衛凱里司與偏橋之黑苗一類服尚青性尤兇惡處深穴披重鎧挽强弩名曰偏架一

人持之二人蹶張矢無不貫常嘯聚為亂

紫姜苗

紫姜苗在都勻丹平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狠詐而饕詖以十一月朔為節元日忌門不出二七而解犯者以為不祥嗜殺尤甚

短裙苗

短裙苗在思州葛彰以花布一幅横掩及骭

天苗

天苗在陳蒙爛土天壩一名黑苗緝木葉以為上服衣短裳女子年十五六構竹樓埜外處之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

生苗紅苗

生苗在施秉縣紅苗在銅仁府有吳龍石麻田五姓衣被俱用斑絲女工以此為務牲畜不牢多棓殺以火去毛帶血而食之死用棺將所遺衣服裝像擊鼓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

出户以避鬼恐虎傷卜用梳同類相殺以婦人勸方解凡出刦富者出牛酒以集衆有獲則中分之遇殺死出銀以償之被虜者必索金贖少則加以非刑

陽洞羅漢苗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婦人養蠶織錦服短衫繫僂帶結於背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數日必淅水沃髮復滌之澗中婚姻先外家不則卜他族遠者為生苗衣短衣佩刀弩小隙輙操戈

黑羅羅

羅羅本盧鹿訛為今稱有黑白二種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者為黑羅羅亦曰烏蠻黑大姓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後封羅甸國王即安氏遠祖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即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敢貳故自濟火以来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拜錫

鏤銀鳩杖僭擬師保凡有大政取決焉次則慕魁勺魁罵色以至黑乍皆有職守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以青布帛為囊籠髮其中而束於額若角狀行則荷氊戴笠見其主必左肩拖羊皮一方悍而喜鬬習攻擊尚氣力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多且強也亦有文字類蝌蚪書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一枝抄飯哺許摶之若丸以七躍入口食已必滌縢刷齒以為潔作酒盎而插以蘆管啐飲之男

子雜髭婦人東髮纒以青帶㕘報旁通醜不惡也疾不延醫惟用巫號曰大奚婆事無巨細皆決之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立其長死則集千人披甲胄馳馬若戰以錦緞氊衣披死者尸焚於埜招䰟而葬之張葢於上盜隣長首以祭不得則不能祭期會交質無書契用木刻重信約尚盟誓凡有反側剺牛以諭領片肉即不敢復背善造堅甲利刃標槍勁弩置毒矢末霑血即死

八番

八番在定番州服食居處與漢人同其俗勞女逸男婦人直頂作髻業畊織獲稻稴稭儲之刳木作臼曰椎塘每臨炊始取稻把入臼手舂之以寅午日為市燕會擊長腰鼓為樂以十月望日為歲首葬不擇日夜靜出之

白羅羅

白羅羅永寧州慕役司及水西皆有之一曰白蠻與

黑羅羅同而為下姓飲食無盤盂以三足釜灼毛齧血無論鼠雀蚳蝝蠉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獻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信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為阿和俗同白羅羅以販茶為業

打牙犵狫

犵狫其種有五矯而善奔輕命死黨觸之則糜沸得片肉巵酒即捐軀與之男女皆以幅布圍腰傍無襞積謂之桶裙花布者為花犵狫紅布者為紅犵狫各

有族屬不通婚姻殮以棺而不葬置崖穴間高者絶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葢樹木主於側曰家親殿

在平伐平遠者為打牙犵狫剽悍尤甚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害夫家也父母死用長木桶為棺葬之路傍

剪頭犵狫

剪頭犵狫在新添男女蓄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又有豬豕犵狫身面經年不頮與犬豕同牢得獸即咋

食如狼在清平者頗通漢語聽約束石阡之苗民司

黎平之八舟古州曹滴司皆有之

木老

木老性狡悍善製刀初娶分寢既生子然後同處祀

鬼用五色旂遇節則鼓歌迎祭亦有長幼之節新添

都匀黔西皆有之

狆家

狆家貴陽都匀鎮寧普安皆有女人男子以帕束首

躧屩好樓居有姓字衣尚青婦人多織好而勤於織以青布蒙髻若帽絜之狀長裙襵積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幅若綬仍以青布襲之短僅及腰躡屐亦於孟春跳月用綵巾編為小圓毬如瓜謂之花毬視歡者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乃絕之以姿色定聘貲多至牛三五十頭喪則屠牛召親友以大甕貯酒執牛角遍飲必傾瀉淋漓而後快醉或至於相殺習陰陽家言葬用棺以傘覆其上期年而火之不上

冢以十一月為歳首以牛馬雞牲骨用米糁和之以作醅至酸臭為佳以多者為富又多畜蠱毒夜飛而飲於溪有金光謂之金蠶蠱每以殺人如不殺人即反噬其主又歛百物之毒以染箭鏃中人血濡縷立死性險譎嗜殺出入必負强弩帶利刀睚眦之讐必報近者勾遠賊為盜藪或聚衆出刼或禦人於途累行征勦然兵至則散兵去復聚難於持久後用鵰勦法稍稍寧戢葢黔之患未有大於狆家者

狗耳龍家

龍家其種有四在康佐會竹者為狗耳龍家衣尚白好依深林薦莽之間男子束髮而不冠善石工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衣斑衣以五色藥珠為飾貧則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於埜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死以杵擊臼和歌哭舁之幽巖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馬鐙龍家

馬鐙龍家在寧谷西堡頂營之間多張劉趙三姓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簪束之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馬牛鬃尾雜髮而盤之若盔以尖笠覆之

宋家

宋家葢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為楚子所蠶食俘其人民而放之南徼遂流為夷即宋宣慰之祖也通漢語

識文字勤於耕織男子帽而長襟婦人笄而短襟將嫁男家往迎女家率親戚箠擊之謂之奪親既歸旦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燂湯請浴三日而罷喪葬飯疏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鬛

蔡家

蔡家即宋人亦為楚所俘在威清平遠男子製氊而衣婦人以氊為髻飾以青布若牛角高尺許用長簪綰之短衣長裙以耕織為業喪禮殺牛宰牲吹蘆笙

羣聚跳舞命曰作戞

土人

土人所在多有之在廣順新貴新添者與軍民通婚姻歲時禮節皆同男子間貿易婦人力耕作種植時田歌相答哀怨殊可聽歲首則迎山魈逐邨屯以為儺男子粧飾如社夥擊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飲食之在黎平府曹滴司者多思播流裔

狇獚

狫獚一曰楊黄其種亦夥都匀石阡施秉龍泉提溪黎平潭溪新化歐陽中林亮寨湖耳龍里萬山之中皆有之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户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筍以漁獵為業把忌以三月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揞其牛馬以祭之婚喪以犬相遺

蠻人

蠻人在新添衛丹行二司性獷戾以丑戌為場十月

朔日為節祭鬼為樂又有冉家蠻在石阡沿河司俗與蠻人同

楊保

楊保播州之裔性奸狡其婚姻祭葬悉同漢人死喪亦有挽思哀悼之禮龍泉為多

㚟人

㚟人在普安州土營各營男女皆冠片氈垢不沐浴與滇之猓猓同

峒人

峒人性多忌喜殺出入夫婦必偶挾鏢弩自隨飲食辟鹽醬冬以蘆花為絮禦寒在石阡司郎溪司者頗類漢人多以苗為姓在永從諸寨者常負固自匿然少為盜在洪州者地肥多稼而惰於耕作惟善剽劫常持刀挾弩潛伏陂塘踉蹌篁薄中不可蹤跡又招致四方亡命為亂歲饑愈甚故黎平之盜洪州為最丁煒曰一經一緯合纂組以成文殊俗殊方閱緗縑

如指掌荆楚歲時之記無此雅馴齊諧誌怪之書遜
兹詭異豈惟談苑先資實為職方纂要字當千絹讀
宜百廻

黔風

盛德在木見月令之首頒迎春於郊驗條風之甫至漢
家祀事八佾舞以雲翹唐制春官三省賜来綵勝東京
夢華録仗擊土牛荆楚歲時書紙裁春燕簇簇生菜佐
餠登盤翩翩風蝶隨花戲鬉若夫弛金吾之禁放夜人

行觀安福之燈踏歌聲滿傳柑插柳樂正月之良宵麪

蠒火蛾徵開元之遺事天津橋上李謩為吹笛少年漁

陽聲中禰衡乃試鼓狂吏雲霄看燈火垂虹道士之橋

夜飲奪昆侖浮白將軍之座職方志在所不廢風俗通

自昔已然率土攸同黔風可紀朱樓畫戟高低陣馬風

檣玉貌繡衣千百番童僰女蘆笙六孔吹諧宮徵之音

社鼓三通人作鸜鵒之舞馳頭鳳腦制自苗村鶴焰鰲

山擎来木老火樹星橋之下九陌喧闐木瓜金筑之間

百蠻粧束於焉卜歲實維豐年藉此觀風豈非樂土宜春帖子熙熙蜂鬧排衙寒梅枝頭片片雪飄沾屐扶竹節而進酒正值太常之齋含菊醬以立階喜見鄉里之舊鬪雞蹴鞠不比齊風楚風跳月斫牛何嫌罽國羅國化行俗美因革莫拂乎人情遘井耕田昇平總歸於帝力爰紀一時之盛聊當太史之陳

迎春詩

土封禿速毛顏黄勾芒鵝髻鞭筳長千夫舁舉座霧

吐春帖紅膩纈花張岑年摻撾次第起立部之伎何
堂堂權輿一隊老農態荷鉏毆犢東作强立旗大書
豐年字蒙頭草笠腰鶉裳山謠秧歌語莫辨盱睢口
眼羣相將逐隊結連各變化風檣陣馬神飛揚僰童
年紀十四五朱鉛塗面錦裲襠或彈箜篌弄箏笛或
披甲冑揮戟槍或騎兕象佛子國或鬬珠貝波斯羌
壯者壁壘頗與妝美者嬌冶施兼嫱旋風豈類天魔
舞當筵不是成都倡最後一隊更奇絕身輕一鳥空

中翔聳尻翹足立肩背公孫劍器爭毫芒斑文貍走
雲旓動游竜蜒蜿来何方掉竿嫋索又一隊猙獰犰
狫排兩廂村翁侏離女猙鬼摇鈴跳月心顛狂金鍍
雙睛銀貼齒假面獅子吟西涼白樂天有西涼伎詩上句即用白語鍾
馗手拍銅綽板揶揄調笑隨白狼傀儡登場乃如此
何年演自宜春坊木瓜金筑接六詔一髮萬里西南
疆山青敢嗟瘴癘毒雪消且喜梅花香羅施之戲迎
春曲放衙觀者如堵牆他時採作黔俗記蘆笙㚘鼓

牂牁鄉春鐙絕句春聲乍沸夜如雷報道寒花帶火開三寸酸黃柑價賤一柈蒟醬並傳来　濟火祠前試綺羅奢香驛下舞婆娑夜郎塞路人如蝗大半番童僰人女多　城北城南接老鵶細腰社鼓不停撾蹋歌角牴蠻村戲椎髻花鈴唱采茶　白納烏蒙舊有名水西柳畔是竜阬奚官金勒連錢馬串作花鐙蹀躞行　火樹星橋取次看硃書銀牓太平歡小鬟鸚鵡調香粒一老獼猴挂釣竿　雪後梅鰷小雨涼連宵摒

擋鬬新粧街泥不怕沾裙屐蜀廟燒香賽竹王米家燈樣巧功夫記得熙筌好畫圖十二屏風燒寶炬幾枝紅淚作珊瑚　江郭風流未可期紫泉春治似當時頗將鐙火年年事話與烏蠻木老知

土官

明隆慶中貴州土司安國亨安智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勦弗獲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高相拱拱語曰安國亨本為羣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母疏

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撫院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謂敢犯朝廷今蠻族自相仇殺於朝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拗而已乃遂奏輕兵掩殺蠻人肯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務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為大以虛為實始則甚言之以為要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己之前說是豈為

國之忠乎君廉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
名而止正其讐殺與夫違拗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
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
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
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者所為君其
勉之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
獻出撥置人犯一照苗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
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

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上疏辨寃阮狃於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國亨聞科官奉命來勘喜曰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自贖三近未至而事已定矣

論曰此事若如新舊撫臣所請則西南之變不待壬戌

矣幸新鄭獨持廟略乃得無事厥後西曰阿烏謎復挾
安位以叛攻陷大方城總督朱燮元走書撫之述及前
事謎以詢故老咸曰信有之乃歛兵就撫如出一轍也
吾因是而重有感矣馮猶龍曰國家於土司以戎索羈
縻之耳原與内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故思叛理必不
然皆當事者或朘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激而成之反
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國亨一事若非新鄭力為主
持勢必用兵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蠻人

甚無謂也馮子此言葢有感於壬戌之變也安得不思新鄭為後事師哉

方言

㚾父也一曰罷蒙母也一曰明的孩也努介食食也一曰儂躲忽徃飲酒也一曰呵交努擬食肉也呵巴飲茶也呵應食烟也賽米也歹火也沱亦火也𤆀水也大送舂米也介雞也拜豕也擬牛也一曰訛商訛放牛也麻馬也一曰米巴亦豕也猛巳赶集也大弄曰午也倏漢

人也雅犇倏不識漢語也雅務不好也雅道不得也雨

曰躲婁

父為包母為蔑祖為大食食為固脈飲酒為固悖食肉

為固窩啜荼為固高雞為㚑鴨為阿馬為虐犬為磨一

為序二為廋三為大四為布五為目六為逆七為索八

為遮九為㧞十為完織布為陶打傭工為陶貢趕集為

拜其喪祭為白號

父謂之索母謂之咪兄謂之皮朝饔謂之艮捱再飦謂

之艮林夕飧謂之艮喬飲酒謂之艮撈食煙謂之艮完坐謂之壤行謂之拜揖謂之張打謂之敵畜豕謂之塵慕傭工謂之果覔貿易謂之果介直趕集謂之拜謁雨謂之汶到晴謂之汶艮官謂之貫

上墳曰砍地里送客曰勾業管兵頭目曰抹色書辦曰募施伴當曰必蘇頭人曰海折陌耕

治苗

阿溪者清平衛苗禁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剌

多膂力被甲三襲躍地起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横行蠻落苗之弱者歳分畜産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刼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重賄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指為賊以應命於是遠苗咸憚監軍總帥率有歳賂益恣肆無忌時訌官苗以收鷸蚌利明弘治間廵撫孔公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皆為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厚禮之叩以時事通亹亹條答獨不及溪公曰聞此

中事阿溪為大何秘不言也通不對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否則公且損威而吾族赤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辦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為阿溪通賂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刬此兩人乃可公諾翌日將佐庭叅公曰欲得一廵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衆既出公詰曾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為居間辯而不服吾且死汝矣曾伏地不敢言公曰勿

懼汝能為我取阿溪乎曾因陳溪刺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舉乃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来少頃瑞入公訊之如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無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而出苗俗喜鬬牛瑞乃覔善牛牽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旁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来瑞曰都堂新到無暇溪問都堂何如曰懦夫無能為也溪曰聞在廣東殺賊有名

何謂無能瑞曰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遽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比公家牛若何溪曰寧有是我當購之瑞曰販牛者非土人恐難強之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鬬優劣可決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又言夢大網披身恐出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覩而悦之兩牛方作鬬狀忽報廵官至瑞曰公知

之乎乃王指揮耳溪曰王何得此美差俟其至吾當嘲之瑞曰廵官行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請去佩刀恐新官以為不利溪刺去刀見曾曾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為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禽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禽溪刺刺手搏傷數十人竟縶之馳貴州見公磔於市一境始寧

論曰苗盜之患多起於漢姦或為之發縱指示於中或

為之補救彌縫於外黨援既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復制當事者非畏賊而偷安即養賊以自重甚至勾賊以為利其事之壞大抵然也自非孔公力排衆議躬行延訪用王通之言借曾瑞之力亦曷能不勞師旅從容談笑而坐致二賊於掌握哉以賊取賊固得要領而其虛已從人為地方除害之心亦何可及也後之欲弭盜者絶其賄賂之門示以必死之法庶幾其少豸乎

平亂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勦既受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徵調之兵大集然後啓行最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人以叅將麻鎮隸叅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人以叅將周國柱宣

撫冉御龍等隷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隷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隷參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勲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

尉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内為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而紀律嚴黨與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並進以抵婁山關為期諭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内痰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㢢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竜昵則延入卧内輸心腹且以危言激

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為比致令縋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為應竜婚婭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詰之以故瀧澄儁其脩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既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既得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翦其翼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囤合應竜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

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敗即愶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櫄大聲疾呼而後勉强以應中情怯也乘西賊之敝一鼓而潰遂以賊為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還再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師俱不穪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恇懦之魯欽馬烱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糗六廣之岍

轉輓多艱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勦心膂未齊前跋胡而後疐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勢屈況為陳其愚所責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狼子埜心不知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為餱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為孤注虞者兵法云圮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況水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

烏蘭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為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没戎馬心同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歷於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積穀

余於戊辰之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糴六斛於是謀諸共事於黔者相率出俸錢以易之得穀三千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倉人廩人掌之葢將以防

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穡之不及也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二其言救荒最詳而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此積穀所自來也耿壽昌立常平倉朱子有社倉法制非不善矣而汲黯之矯制繼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倣而行之又涉於多事矣矧黔之民稀而久貧也今惟以俸錢之所入為粟米之所出不動帑不勞民何不可者李悝有平糶法以宏周給

之仁耿壽昌糴穀於近郡以省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於白居易極言糴糶之弊蘇轍連疏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之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驚市廛又未見其不可也況乎黔多石少田山高箐密去城郭五里之外所隷皆猓獷犵狫椎髻鴂舌之徒而行旅之螘穴於闤闠間者朝而之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粤焉非有恒產之守也非有土著之樂也非有甔石之儲而聚族之謀也脫一

旦雨暘愆耕作廢金死粟生道殣相望即為之求轉移於蜀楚滇粤之間是猶之渴而掘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寧惟是明天啓壬戌間安邦彦之亂賊圍泱歲城中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其明鑒歟方今邊陲綏靖苗蠻向化仰頼

聖天子柔遠德意以共樂昇平自可以弗慮乎寇盜然而堯水湯旱則未敢預計其必無也積穀之舉殆亦固地制宜司封疆者黽勉其所有事爾矣

鹽價

河東昆吾波斯罽賔于闐骨咄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給於蜀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產要皆出於井順慶之井久堙塗堷之井有禁所轉致者惟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瘡跡血而後至其来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三月之忘獨藜莧腸哉當其匱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祗誑夫舌耳非正味也即遇其饒亦止沾

脣而量腹如水之交不在稐䕩也尚安問其為紫為赤為瑞為散與夫為苦為飴為形為巨桃也哉無他困於錐刀故也鹽之直取於穀穀日賤而鹽不肯平十鍾不能易一㪷安得而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毋亦牢盆之術未精管商之政未講耶不然即輸滇淮而足之奚不可然不必也緩闗市之征而翜居奇之蝱則幾矣

禳火

黔之俗編竹覆茆以為居室勾連鱗次竈廩匽井無異位其民貧冬月率席帽卉衣寒必向火故歷来多火災而列處城市者為患尤甚一遇火往往延焚數百家少亦數十家不可撲滅民苦之當其將火也水先鳴水在城南曰南明河攷黔誌所謂源出定番流合烏江是也天不雨則鳴牛吼鼓擊聲聞十餘里鳴三日必火其應也若操符券焉於是謀之僚屬而思所以禳之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寅水大鳴因之齋戒二日偕父老子

弟攜所具香盂豨醴祝南明河之水告祝融之神并禱於南將軍之廟事甫畢水不鳴火亦卒不應而民賴以安

論曰按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又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數日皆来告災鄭裨竈請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

遂不與亦不復火夫火心星融風木也木火母鄭祝融之虛又火房也梓慎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産尚不肯用裨竈之言而今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於天道人道之旨歟且水以尅火五行之通論也水鳴則無火何以反謂之火不亦附會誕妄之説而與梓慎之占大相徑庭邪雖然歐陽脩曰自古賢智之士皆為其民捍患興利則治黔於今日茍於理有所拂而於民多所濟吾何恤焉黔鬼方也俗信鬼神因其俗而利導之宣

朝廷德意以與民休養生息此魯人較獵之遺意而子之為此或亦不至見譏於鄭子產也遂集黔之父老子弟而書此以告之

救火

左傳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子之治黔也以禳火之明日而預為救火之議大率倣其意而行之曰禳魯之徙龜告廟鄭之大為社祈於四鄘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鈎梯水器以二十人為率分道用五百人違命

者罰魯之言無備猶拾瀋不用命有常刑是也曰濡物魯之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是也曰斷牆伐屋魯之去表之槀道還公宮鄭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是也曰倉庫囚獄魯之府庫慎守官人肅給鄭之府人庫人各儆其事是也曰稽奸驅獸鄭之使司寇出新客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營室鄭之書焚室而寛其徵與之材是也曰城池戎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授兵登陴是也予儆其意而行之然而魯鄭之

救火一耳而惟於伍列登城授兵登陴之説則略放魯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夫鄭小國也彈丸孱弱亦足羞矣脫一旦乘會變作事起倉皇不有武備以為意外之防其如鄭之疆宇社稷溱洧之士女何也而東里大夫之用心又良苦矣黔孤城萬山苗蠻環處數年以來哀鴻初集欃槍未靖今日之因火以用兵益以僑之治鄭者治黔故曰倣其意而行之也

山水

黔陸步皆山然童阜也至於水舟楫不能通又幷貉之
觀耳水細矣而山亦不雄鋒攢驚列犖确而為蹄嗷之
妨皆無足道然就黔而論亦有可觀者貴陽都會之區
風景自别左棲霞右相寶夾岍連壤負嶮相望龍井湧
於北富水滙其南杜若洲邊扁趵泉上偶一登臨為之
房皇追賞自咸平而上山莫大於雞背關嶺尾灑水莫
迅於滴澄盤江自龍新而下陽寶石屏萬勝梵淨山之
至高者也楊老甕城麻哈重安水之至深者也上遊之

山来自滇而盤江之水則入粤下遊之山分於省而麻哈重安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圭印水直通巫峡羣山萬壑雖云盡赴荆門未嘗不遡崑崙而趣大海也山皆石則巖洞玲瓏水多潛故井泉勃窣碧雲憑虛之洞飛雲香爐之巖得以分咏於昔人而百盈噴珍之泉胭脂神魚之井亦得豎碑於淵底也其餘一丘一壑怪石犇湍在在有之而未暇詳是皆禹跡之所不經酈元之所未注時無栁子孰問鈷鉧之潭遊乏客兒誰闢石門

之徑遂使山靈藏其姓字不求封禪於長安水伯匿其聲光以待品題之高士云爾

牂牁江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為牂牁牂牁者繫船杙也華陽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名其地為牂牁史記云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為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鹽至泗

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牁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牁大姓自牂牁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粤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即今之遵義夜郎即今之桐梓則牂牁江即今日之烏江自遵過湄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城舊址漢牂牁守陳立據思卭詔

夜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治既在思南則牂牁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椓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葢印江與湄𤅼接壤而湄𤅼則且蘭舊地椓船於岍或即此也若定番則去且蘭尚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椓船而步戰而牂牁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道紆迴兩粤然後入關以致貢哉然則史記之言出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既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道里是以有此誤也

紫池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閲潯州志有貴縣漢為廣鬱唐為貴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其出不常分兩派一自縣門下流一自縣上流下名曰紫泉紫泉自在粤西與黔何與顧以貴州之名相類而謬引以相加耶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為黔江而南寧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左右流至西合為一入横州曰鬱江即夜郎遯水梧州志又云城南大江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

下牂牁江即此則鬱江也遯水也牂牁江也一而已矣紫泉雖出粤西而實源於鬱江謂黔為紫池其亦可也毋亦志粤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而亦謬引黔事歟今黔獨稱牂牁間稱夜郎夜郎乃播屬桐梓縣播與貴陽僅隔烏江一綫而平播之後割其半以隸黔今之黄平湄甕餘慶是也其稱夜郎也又何不可哉總之黔近粤則稱紫池猶之近播稱夜郎地固犬牙錯也第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紫泉庶名實相稱而易曉耳

闕索類

關侯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及於臨沮之難興弱冠為漢侍中有父風武侯甚愛之征討未嘗不與此傳志之可考者初無所謂索也是豈紀載之失耶抑亦烏有之談耶縱或有之不過一偏裨耳何以遂廟食於此千秋而勿替其功亦必有足述者矣嘗試思之古者帥與率通方伯連率是也意渡瀘之役興也實從曾駐師於此當時以關帥呼之又或有紀功之績以帥為率後遂訛

率為索莫之孜正馬爾若夫馬跑泉之異未必非神明其說以讋蠻髦事旣荒唐時無特識安得不妄以成妄耶

葛鏡橋

平越東五里兩山側塞岍高澗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膠有風不波人佃居於石壁間接手猨飲霧冪山昏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昔人鑿石疏道縣絙以渡九驛所絶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今有橋盎里人葛鏡縛長

虹架蹲鴟而思卒業焉既建旋圮再建復傾於是齋戒百日告黎峨之神徙黿鼉之窟率妻子刑牲釃酒於江上作誓詞以明志曰橋之不成有如此水其言悲其眥張如包胥之入秦庭慶卿之離易水也衣履穿決形容枯槁般倕為之感動流涕如是者垂三十年而橋成而葛鏡以名異哉鏡也當治橋之難也窾窾呰呰者衆矣而矢死靡移蕩其家室之所藏一國非之不顧雖事無足道然亦可謂豪傑之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嗚呼

濟民利涉國僑無聞反不若草埜一善之行傳世而久遠是又葛鏡之羞也

論曰羊祜登峴山而悲傷杜預銘功於石投之漢水大抵所役役者没世之名耳彼鏡匹夫也即不為此橋而自顧其人能長留於天地乎家室之所藏能果聚而不散乎則謂鏡之才智善於獵名亦可矣

鐵鎖橋

唐明皇作橋於蒲坂夏陽津鑄鐵牛八植柱纜二十四

連鎖十二山架八牧人八於中流分立亭亭如虹蜺之狀稱奇絶焉然此乃安流通津作之者易不若盤江鐵鎖橋之難且奇也盤江之源出自金沙入烏撒繞曲靖西道畢節七星關而注於安南入滇所必經也兩山夾峙一水中絶斷岍千尺湍激迅悍類天設以界滇黔不知莊蹻當日何以飛渡也往以舟濟多墮溺明天啓間監司朱家民擬建橋而不可以石乃彷瀾滄之制冶鐵為絙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

類於蜀之棧而道始通其功偉矣然絙長則力弱人行
其上足左右下絙輒因之升降身亦為之撼搖眩掉不
自持車馬必下前者陟岸後者始登若相躡則愈震其
險也不可名狀邇乃濟之以木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
之臥於兩崖水次鎮以巨石柱以强榦層累而加參差
以出鐍其本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三十尺有四
則又選圍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鑣貫
魚逐隊而不驚也猶且施之以欄楯幬之以版屋塗之

以丹雘梵宇琳宫鱗次於崖之左右輝煌掩映如小李將軍圖畫遂為西黔勝槩焉以視十二之連鎻直緯索耳況於沉江之陋耶

論曰余聞之黔人矣去盤江二十里由鎮寧僻徑西行渡花河歷普安黄草壩入𥫗（音捧）鲊（地名）亦資（音自）孔（驛名）水淺而路平赴滇差便乃何以萬里昆明舍坦途而就艱岨也明初傅湯諸人伐山開道拓疆闢土之日豈其狃於成見而未之聞歟抑盤江為烏蠻郎岱地不欲其奇險

足恃故深思遠計為驛使往來之衢以通王會之車書也不然望跕跕之飛鳶以祀神於金馬碧雞之境不已難乎

附何景明盤江詩

四山壁立色如赭盤江橫流絶壁下驚濤赴壑奔萬牛峻架懸空容一馬危叢古樹何陰森尋常行客誰敢臨猩婦清晨出深洞虎羣白晝行空林沉潭之西多巨石短棹輕舟安可適日光射壁蠻煙黃雨氣蒸江瘴波赤土人行泣向我云此地

前年曾敗軍守臣祇知需貨利將士欲茍圖功勲英雄謨策自有術竄婦奸男何足論營中鼓角連雲起陣前臨山後臨水烹牛釃酒自酣樂傳箭遺弓尚驚喜戰馬俱為山下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豕成其雄屠邊下砦轉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城五城烟火空夕陽愁向盤江道黃蒿離離白骨槁魂入秋空結怨雲血染春原長宼草只今異域來歸王高墩短塹俱已荒牧童驅羊上塋冢田夫牽牛畊戰塲惟

有行人長嘆息聞說盤江淚沾臆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嶺名黔人謂嶺曰坡在偏橋之東三重迭起高皆千仞計途周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迴矚之則首坡見立中坡前後望首尾畢見起伏偃仰石垂烟接方沉澗心突凌峰頂行者此以手招彼以口呼送響答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遥也若以謝客卒徒千夫魚貫之如率然之陣矣以小李將軍圖之又如神山重樓矣

首坡遐眺林木蕭森秋花掩映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中坡則素氣雲浮霧露沾人瀑布垂巖懸河注壑沿尾坡而下之白雨溪横黄雲稻熟樊人率彼婦子挽裳以獲小犢在旁豣豝遠側客過輙起立去則佅離盱睢相對語擔夫勞瘁止息於樹下其聲嗚嗚山謳可聽也

上山牢角西復東下山花開一箐紅半滑半乾石當路乍晴乍雨笠揺風　干楯纏腰布裹頭猨啼鷓叫四山秋下來千尺商訛放牛也　道固麥飦啖呵交酒飲好自由

奈此翻漿白汗何趕場大弄日午不停梭歹鶏坐也後嶺望

前嶺雅務不好難行小坡愁大坡　昏下蘆鳴月下跳摇鈴

一隊女妖嬈阿蒙母阿孛父門前立果[illegible]行役人來路不

遥曲意亦難盡解大抵與朝發黄牛暮發黄牛三朝三

暮黄牛如故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詞旨

相類耳

白雲山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遯跡之所上有羅永庵庵前有

井名跪井汲者必跪乃可得俗傳以為溪龍所獻以飲帝者又有流米洞帝居庵時洞中流米供帝及帝去則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謂帝手植枝葉皆南向嘗題三詩於壁人傳誦之

論曰吾於紅篋一記疑之者舊矣半月之言明祖蚤知其不終則何不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川事起而後為行遯之謀俾其流離瑣尾少延旦夕乎既入滇以依西平何不乘仁宗既殂高煦告變之時而

說沐氏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每至以淚洗面豈說之而沐不肯從抑帝本無意於光復舊物耶旣已決意東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詣京師而又久憩此山耶且是時楊葉雖亡程濟尚在何至煩飮食於鱗蟲神鬼耶益荒唐之甚者後帝詩爲同寓僧竊去自稱建文詣岑瑛言狀瑛聞之藩司因繫僧並及帝韭章以聞詔械入京廷鞫之僧實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死從行十二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白其實迎入西內稱老佛以壽

終既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蓍得兌之歸妹又何以云大凶金火之相尅耶事之有無俱未可知矣

又曰遜國之事自神樂觀啓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粤結庵於白雲題詩於羅永兩入荆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去來蹤跡四十餘年何鑿鑿也况乎胡濙訪仙岑瑛械送吳亮伏地豈盡道路之口傳聞異詞乎然而大可疑者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國君死社稷可云義之正矣如必執

行遯之說以為可信殊不知瓦解土崩倉皇變作君行地道臣出水關痛哭者五十餘人從亡者二十二士誰其從旁而紀注之若是之詳耶東西南北恣意遨遊為岑瑛者豈遂無其人直待正統改元之歲已易四朝而後發露乎兌之歸妹既曰凶矣東歸而稱老佛遼鶴而葬西山不又與程濟之占大相逕庭哉西内壽終斯亦已耳而吴亮之退而自經抑何故也觀紅篋之陳蹟實千載之疑案矣或者六月四日不肯直書於貞觀燭影

斧聲只可依違於興國且欲加建文以泰伯之讓褎程濟如子家之忠此史氏之曲筆後人之深意如是耳至於牢落西南長篇短句謂出於好事者傅會之詞可也

扁趵泉賦附

貴陽城西岡巒稠複石徑縈紆衆山之間有泉一泓瀏然清淺廣不數尺輕風徐來波鱗微動晝一晝夜其盈其縮以百為度中置一石以凖之莫之或爽故字之以百盈名之以聖泉而通志謂之為扁趵不知何所昉也

余偶過而觀之莫測其所以因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身則水之盈縮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之呼吸刻可以百而茲泉必以日計者何殆猶銀箭之壺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矣吾鄉趵突泉清泚噴吐湍飛濤立爲歴下奇勝然濟水洑流來自王屋有本者如是而此則旱麓也江海河澤固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阿烟涼草塞既無文石之壇又

無杞柳之樹不足以憇遊人之屐思為甃石搆亭少助其勝暇則携陽羡茗酌泉而烹以終一日之觀又何必學數息於道流問測晷於令史也哉

附賦

富水之西去城五里峰廻逕轉隱軫駢闐在彼中阿有沠出焉名曰百盈字之聖泉庱庱淜淜瀠瀠涓涓虎鬚方聚魚目更煎閲寒歷暑不知歲年置準其中以驗後先俛仰升沉罔越罔愆蓂莢謝紫璣衡廢旋重黎解政常羲罷占綫景徒測葭灰徒然螘運

周髀之磨儀渾顓頊之天麐朴脩墜而未精郭許晰理而難詮一日之内俄頃之間甫除甫棄倏滿倏蠲何必登觀象之臺臨鐵勒之邊商度次於壺遂較盈虛於巫咸哉此其所以為百盈歟方其進也沵行及其退也坎止始焉不驟終焉不已如日之經猶星之緯莫測其源莫竟其委孰鍵其關孰幹其裏大旱竭澤而不焦巨浸稽天而不圯以晝以夜以施以閉見兮麐游隱矣鳳舉神龍之能屈能伸至人之可出可

處往而知返求而能與寸陰是惜尺度必軌不可得而抑其可得而徙耶此其所以為聖也歟吾聞水之潤地脉之周身一呼一吸一縮一盈釋氏數息而觀鼻黄老驗烝以養生動則俱陽静亦凝陰華池灌漱湧泉引伸啚淫尾閭坻漏金莖百蓄一洩吐故納新散華斂樸翕虚闢清按之澄泓汲之圀渟節宣輔和樞紐調眞繇此而推猶未可勝潮有春秋之信木有開落之辰雁乘之而去來蛬候之而蜚鳴抑聞聖水

之稱不一其目琉璃之滏亳州之麓烏竜二池武陽一椥巫山之峰並此為六更讀鴻書亦云屚沟語其情狀比於趵突惟厚德之難量斯佳名之屢托無怪乎間至錦鞍時停華轂埜客對之而流連風人臨之而躑躅

白水巖

安莊南有白水河來自萬山渾洪屭怒濤湧波襄雷犇雲洩纓巒帯阜不知幾何里而後戢志歛皝安步鋪光

以至於層巖之巔與石相商疊為三而後下瀉高作浪雲垂烟接白虹飲澗銀漢倒傾雖鄧艾縋厓天孫織錦豐隆奮地不是過也十丈之外濺珠跳沫時時浣人衣裾風湍傳響於青林之下嶺猨流聲於白雲之上行李所遅駸停馬立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下有靈犀泳游出没踏碧凌晶固太真之所不照古冶之所勿抉者每晨曦欲吐重霧上騰紫光塞河遮蒙掩映遥看素練跡倏有無如冰綃之被玉肌烟縠之籠皎魄尤為曠絶

不知何人鐫二大字於瀑下之石盤空旣奇斵骨尤巧
矣聞舊有傑閣對峙遊者得以倚欄縱目今則已矣肆
閲淸埜俛仰流連茆屋數間依然荒落安得十日坐卧
與林徒栖託雲客宅心也耶

柳阬

黔志所載養竜阬也在養竜司去貴陽百里壤接於烏
江蓋以馬而得名其事見於明臣宋濂天馬贊曰西南
自昔出良馬而産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卽古之

鬼方其地有養竜阬在兩山中泓停𣽊深開闔靈氣而蛟竜實藏其下當春日始掄物情酣𠃓土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𡨋咫尺不能辨色頪有物蜿蜒上與馬接𥂀竜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竜跡者則與竜遇謹其芻𦢊而節宣之暨産必獲竜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

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形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覊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敕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觔壓之人跨馬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於清凉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上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

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竜之説雖相傳於土人要當為不誣也肆惟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入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通者獨角之犀来自九真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譎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産之竜馬乎周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上宵衣旰食日懐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産未

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克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葢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為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讚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駟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大乙翕聚通精靈龍髯盈皃臆輕竹批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赬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

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寧眞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軿太霞五彩滿瑶京茫茫堪輿内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厥後徐渭亦爲之歌嘗攷唐明皇時靈昌群得異馬於河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鬛居帝閑二十年後西幸至咸陽馬入渭水化爲竜薟亦類是矣然而睠懐兹窟陳跡猶存烟霧不興驊騮寂寂過其地者望官柳斜陽有咏嘆流連而不已耳爰作柳阬

行以代祐天馬之吟非效王子淵語也

附詩

麴塵楊柳春三眠風晴絮飛鋪白氊兩山夾岍生埜煙栗留鳴樹何翩翩拖藍一泓清且漣下有萬丈蛟龍淵牝驪下嫁柔絲牽俄頃異物來蜿蜒晦冥雲物紛勾連神駒生長烏江邉粵昔貢自洪武年載拜稽首蠻王箋其毛如雪鱗如拳首高九尺花連錢壓沙八斛箭控弦奚官不用珊瑚鞭天閑十二人喧閧爭誇此馬真無前天子下詔黃帕纏賜名飛越峰

以傳沙苑雲錦那並肩王毛仲爾將徒然貳師將軍絕可憐西域笑指中郎騫羅鬼嶺下奔紅泉但餘春水流濺濺妝圖索駿空盤旋老鵶關上斜陽懸臣漁之筆豐如椽高詞更有青籐篇

象冢

明天啓乙丑水西安邦彦蔺州奢崇明糾合霑益烏蒙舉兵犯滇直抵馬竜鋒鋭莫可當人鮮鬬志黔省戒嚴調陶土司兵會勦有一象深伏小塹鼻汲泥水數斛乘

賊不意突出跑吼躍起數丈噴鼻中泥水作雲霧直撲賊鋒人馬皆辟易復卷一悍賊擲天墜地蹴蹈如麋賊咸披靡有裨將乘機逐北獲全勝及暮收兵象尚勃勃具餘勇鼻中毒矢一次日創劇遍體出鏃餘三升遂斃滇黔之人德之為封瘞立碣於馬竜南山之陽余為之補銘辭於石曰惟茲有象見諸大易目細形龎鼻長齒巨肉兼衆獸膽隨四季生於曠埜育在坊肆動若雲徒靜如山峙七寶牀施五紋繡被厥性至靈頗知節義曾

代舜耕亦奔尾燧授彼金函舉足㧞刺教以拜舞瞠目
不踸何讓英賢無蚩異類即此一戰安危攸繫衆皆束
手爾獨攘臂羣寇奪魄三軍吐氣峩峩高丘豐豐古碣
血化為燐骨埋成玉餘烈猶生抱忠入地草青雲黄麟
轁嚴鼎

涵碧潭

定廣威平之水至四方河始合流而入南明越霽虹橋
東將折而北水至此淵而不流是為涵碧潭煙雲演漾

風日遲回縠軟鷗眠沙明蚌雨令人悠然作濠濮間想上為鼇磯石梁亘之昔所築以障水也磯上有甲秀樓阿閣三重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紫池人士讀書地也左武鄉侯祠斷碑巋然記征蠻也右維摩閣微雨佛燈山僧往來也闌光瓦影下上參差梵響磬吟近遠互答每春波搖綠秋沚澄青岍柳乍垂芹芽正努覽漁舠之泛泛洗盃斝以臨流誰謂黔中無佳山水哉接離可倒安問習池姓字如傳何須漢水余於是一往有深情矣

飛雲巖

天下之山聚於黔延袤數千里行旅往來日攀躋於窮嶺絶壁之間手胼足趼雖夙癖泉石者莫不困頓踣躓聽鷓鴣而生悔謂莊蹻之多事也東坡之陽曰飛雲巖途次至此則心目開霽又皆裴回瞻眺遷延徙倚而不肯徑去豈謂黔山無奇足以殢人也哉山下有溪石梁亘其左可作津逮水聲潺潺然餘溜風吹雁次相綴過橋歷級升之仰睇空際插天朶豎競勢爭高若攢圖之

托霄上忽而霧籠烟接擘絮湧綿離離如螺髻形故曰
飛雲也既陟則門旁怪石揖我以入大於數百間屋蛟
蛇獅象由碧乳滴瀝而成者上垂下伏鬚甲皆動面前
三峰拱立高與檻齊僅及巖之半石色青紅各殊犇拂
相掐向人欲語閒巖性好潔昔有信宿於此而身垢者
既去則瀑水突至瀰漫山椒而澣之再垢復澣庚何米
倪之癖不足多矣下有月潭寺古杉萬本梗柯參連橋
刺藤梢裁通遲步老衲引觀殘碑於潭側王陽明一記

雖剥落猶可辨日暮登車茫茫前路一帶惟童阜耳所云㟲人流連正未可多得也遂索筆題二詩於壁

附詩 飛雲巖立翠千重草草登臨日下舂莫信人間唯五嶽須知天末有三峰泰灰漢壘羣仙宅雲陣花幢古佛蹤如此奇山誰領略曾無七十二家封 粘天拔地湧明霞虎豹司閽瀑布遮鬼斧神工峰口石紅酣白糝寺門花客兒遊屐何曾到支遁禪栖便是家跬步從前應自笑眞同井底一寒蛙將行又徧閱

巖壁之詩有前人一篇內數句云不知太始前誰鑿鴻濛透造化才易竭茲奇恐難又寓中佳洞壑孰能出其右舊題若蘚積拂拭勞襟袖劃削真辛泣棹頭疑不受安得鬼斧利一為洗瘢垢余立讀久之自顧急就章唐突茲巖必不免水淫之釁湔矣

雙井

習安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居人汲左以炊則色紅汲右以炊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理道求哉常

閩異物志云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黄黄如灰汁取作糜粥皆成金色此色之一定者也又閩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半甘半澹潛通江波冬夏長盈此味之一定者也獨習安之井其源同也其色同也其味同也何以汲之以炊則遂不同然其不同也不在乎水而在乎井上之欄與夫汲之者垂綆之左右斯為造物之奇而不可解者矣水之奇如此而寂寂不聞於世此蘇子瞻所以歎酈道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歟又

習安有胭脂井炊稻飰成桃花色鮮妍可愛故得名然於義别無所取葢與景陽宫畔同名而異實也

碧雲洞

盤州出郭里許平疇交風淨翻綠浪環溪繞陌清見赤頣沿緣曲徑直造巖隂有洞憑焉谽谺忽裂嵌頰皆露不如鴻蒙何年鑿也一屏當門灑青抹綠遊者摩挲拂拭疑為古玉幽流旁洩㶁㶁作擊筑聲上有片石如泗濵之浮磬又如涿鹿之神鉦叩之清越以長始入暗甚

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然戛人踝趾坐息少定則劃然開朗天牕漏日下射層深毛髮可數黃爬下垂如斗瞿曇大士番僧之像各一或倚巖舞褎或踞石跏趺或蟠厓仰觀鬚貌如生絶壁千尺有竜升之長與之竟倘使葉公見之知其必驚走也稍進則駭浪犇雷奪人氣魄望之欲止左方一徑甚微側仄窞歘足不可置前韋後挽螘附螺旋而後達丹竈藥鑪無一不具安期耶羨門耶何以舍青城而穴處於此也巍然一揄拔地粘天鬼

斧雖工憑誰著想漸進漸濕亦漸陻不欲往亦不敢往乃緣巖而上可出洞頂俯視萬山川原歴歴乃復知有人世一僧為予言曰水入洞則世運泰亨益已信而有徵矣

東山

九月既望雨霽出東郭二里登東山一峰孤立與城樓對峙山前壁峭崖懸莫可扳躋由北罔傾曲而上徑紆烟接援蘿尋葛陟於巔佛屋三重午鐘微響僧舍少憇

遶廊西入大士洞穿竹塢而北坐危閣凭闌高矚山城周遭吞吐上下千峰霞舉萬嶺雲迴一郡烟火人家歷歷在目夫昔人剏此閣覽黔盛也而黔之盛難矣自平播平水西而後又數經喪亂以訖今日即哀鴻甫集室廬相望貧則徙災則散其何以長有此盛乎善人為邦百年勝殘去殺黔之貧且災已數十年其綏輯安全之也方五六年余治黔未一年而於茲覽其盛者由

聖天子止戈蠲租仁義涵煦之深也僧梅溪郡人能詩

善言黔遺事余聽之不禁太息云

甲秀樓

甲秀樓建於貴陽城南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日餘年矣波濤洶湧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揺鳥得有完樓哉葢江公而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為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又一人焉而不

聽乎波濤洶湧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
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絶響落落百餘年
間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
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
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
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
歎於驛舘歟夫事之始也有刱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
者當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亡可斷可續之際

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兹其人不可少其功最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𨗳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茍於嬴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聞於後世彼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益前事者後事之借而絶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也惜江公之後無人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泄焉無復喜

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甓墁釘於匠興功於己巳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魚磯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間可以為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為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日挽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卜之不盡係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

古歡堂集卷三十八